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典 / 藏

◆全译本◆

包法利夫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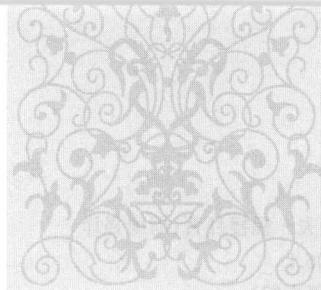
[法国]居斯塔夫·福楼拜/著 周国强/译



Madame Bovary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

工565.44

号 书 宝(第)文圖出

附送(013)文圖出

大圖選(函)人美長

005, 托選出函文圖出, 諸先

學子, 專貴。新書者函華文書出。

543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典 / 藏

Madame Bovary

包法利夫人



[法国]居斯塔夫·福楼拜 著

周国强 译

平装本 32开 精装本 32开
中图分类号：I565.44

印制单位：乙口·连印

麻城市广源纸业有限公司

地 00001-1·鄂府

SEVI 1401×888, 本开

通上墨印 5 手 0005, 高画

字 115, 墨字

印盛。香港对遇
同福寿成手常
焚相照出桂树)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包法利夫人 / (法国)居斯塔夫·福楼拜著; 周国强译.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6.1

(世界文学名著典藏/黄禄善主编)

ISBN 7-5354-3212-3

I . 包…

II . ①居… ②周…

III . 长篇小说 - 法国 - 近代

IV 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5689 号

策 划: 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(电话: 027-87296661 027-87296665)

责任编辑: 刘 方 李协平

责任校对: 梁 风

装帧设计: 陈必琴

责任印制: 吴竹敏 秦新华

封面绘画: 吕则龙

插图绘画: 戴晓明

排版制作: 刘 茵
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· 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委托发行电话: 027-87677282 传真: 027-87677299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恒美印务(番禺南沙)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张: 11.5 插图: 6

版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11 千字

印数: 1-10000 册

定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-68754624)

常年法律顾问: 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A TREASURY OF
WORLD'S CLASSICS

世界文学名著典藏



《世界文学名著典藏》编委会

主编：黄禄善

编委(排名不分先后)：

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

赵燮生 黄禄善 韩忠华

杜 蕾 李 易 王仙芳

任 红 金泽龙 沈 婧



A Treasury of World's Classics

名家导读

居斯塔夫·福楼拜(1821—1880)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，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。《包法利夫人》是他的代表作，被列入世界名作之林。

福楼拜生于卢昂（又译作鲁昂），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。福楼拜的童年便是在医院的严肃、认真、科学、客观和忧伤的氛围中度过的。1832年到1839年，福楼拜在鲁昂读中学，是个聪明却不安分的中学生。当时的外省，浪漫主义作品的影响很大，小福楼拜受此影响变得忧郁，好幻想、好动。这位作家从中学时代就喜欢写东西，然而，当时写的全都是幻想故事，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。1842年，他去巴黎学法律，实际上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，而不是法律。这段时期（1842—1844），他一方面受孔德的实证哲学的影响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观，另一方面，通过一位雕刻家，他结识了浪漫主义的前辈，特别是认识了他最钦佩的雨果。他开始写作第一部自传体小说《情感教育》。可是，正当此时，他发了癫痫，这种神经性疾病把他完全

击垮了。从此，这种病时发时好，始终折磨着他。

他回到离鲁昂不远的克罗阿塞，那是他们家的产业，在那里边养病，边坚持写作。1845年，他的小说《情感教育》终于出版了。这部小说记载了他隐藏内心的情感历程。1836年，他遇到一位专事音乐出版的出版商的夫人，说过几句寒暄话，可是那位夫人的形象却深深打动了这个15岁的少年。少年时期埋下的情感逐渐变成成年人深沉的崇敬，一直到35年后，这位夫人的丈夫死了，他才给心上人写了第一封情书。这期间他还写过回忆录。1869年，他发表了第二部《情感教育》。福楼拜的情感是很专一的，他的一生，爱情只有这一次。

第一部《情感教育》发表后，福楼拜连续遭到家庭不幸，他父亲和姐姐相继去世。从此，他放弃社交生活，醉心于狂热的艺术崇拜。有时，他出去旅行，旅行中结识一些文学界的朋友，如路易丝·柯莱等，他们的通讯发表后，成了研究他的工作、创作思想的可靠资料。

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决定了他的创作速度，他写一部书往往需要四五年时间。在落笔写作前，他要积累资料，进行周密审慎的分析思考，细致入微的调查观察，就像一位外科医生动手术；写出初稿后还得再三推敲，稍有不满就撕掉烧掉，重新再写。

他去埃及旅行，回来后，花了4年多时间写作《包法利夫人》(1857)。为了这部小说还打了一场官司，结果法庭宣判他无罪，他反而因此出名。1858年，他为创作《萨朗波》去了一趟土耳其，此书于1862年出版。接着，他又花了5年时间写作第二部《情感教育》。

福楼拜最后几年中，惟一使他得到些许安慰的是：1877年，他的《三故事》发表，得到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们的一致称道，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杰作。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还为他举办了晚宴，表示庆祝。另一件事是莫泊桑的成功。后者是他的教子和学生，曾得到他的鼓励和十分严格的训练。1880年，福楼拜突然去世。

福楼拜为我们留下的作品并不多，但是他的创作思想对法国文学的影响是很深刻的，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20世纪，并且还将继续延伸下去。他的文字准确而优美，至今还被选作学生的语言文学课文或读本。

纵观福楼拜的创作活动，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宗师的四条艺术准则：

第一，科学的观察分析。福楼拜出生在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，在医院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。他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手术刀，却用来进行心理活动和事态发展的剖析。他的分析十分细致认真，以外科医生对病人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患有重病的社会。因此，也有人称他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现实主义。譬如《包法利夫人》，爱玛是一个天真单纯的农村姑娘，由于接受了贵族式教育，特别是在阅读了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品和田园牧歌式小说后，受这些作品中不切实际的虚构故事的影响，想入非非，为自己拟定了幸福的空中楼阁，一步步走上了堕落和毁灭的道路。向往美好的生活本来无可厚非，爱玛美丽、善良，不乏聪明才智，她也应当得到幸福。然而，她的幸福观是受浪漫主义作品的熏陶形成的，她向往的幸福是“充分发挥想像力”的幻想的产物。这里，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对这种浪漫主义的批判。而整个的客观社会却是由罗多尔夫、乐乐、郝梅、列翁之流编织成的一张罪恶的大网，他们窥伺着，乘机而入，窃取了她的爱情和财富。爱玛的结局只能是身败名裂，也害苦了她那诚实憨厚的丈夫，直至损及他们的女儿贝尔特的前途。毁灭爱玛的是那个豺狼当道的社会，它是由教育和铸造她的人、引诱她堕落的人和对她落井下石的人组成的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爱玛的全部真情能换来的当然只能是虚情假意。爱玛从幻想到毁灭所经历的道路在作者笔下被分析刻画得十分清楚。

第二，大量地占有材料。为了忠实地描绘事物的现实状况，探索心理现象的发展规律，大量地占有材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福楼拜说：“为了获得材料，分析和研究材料，作家付出的劳动

往往成十倍地超过他的创作本身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为了写作《情感教育》，他搜集了大量有关 1848 年革命的精确记录和资料，其数量之多，曾使历史学家乔治·索莱尔惊叹不已，自愧不如。而为了写作他那部未完成的《布瓦尔和佩居榭》，福楼拜看过的书有 1500 部之多。

《包法利夫人》实有其事。夏尔·包法利的模特是福楼拜父亲的学生欧仁·德拉马尔，他毕业后在理镇行医。为了创作这部小说，福楼拜曾亲赴理镇，研究人物，收集材料，体验人物的生活环境，了解人物的平素行为，细致地分析他们的思想和心理活动，小说中的永镇就是理镇的真实写照。为了描述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，福楼拜阅读了大量的关于中毒的材料，尤其是医学资料和临床记录，以至“当我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的时候，嘴巴里就有砒霜的味道，仿佛自己真中了毒，一连两回闹肚子，把晚饭全呕了出来。”（1866 年 11 月，给泰纳的信。）他甚至亲口尝过这种毒药的味道，因此人们一说起他的创作态度，便要说一句：“福楼拜先生为了描写包法利夫人服毒，自己差一点中毒身亡。”

正因为他这种建立在大量资料上的、史笔式的，被他称作“描写即判断”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，他的作品带有深刻的揭露性和批判性，难怪乎它一发表就有人大呼这是一部坏书，把作者送上轻罪法庭，要给作者定罪了。然而，他们未能得逞，因为塞纳尔律师为作者据理力争，做了十分成功的辩护，更因为作品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不可抹煞。检察署所作的指控，其拙劣便在于想把这种深刻的理解拉回到浅表上来。

第三，纯客观。福楼拜要求他的创作做到绝对客观、不偏不倚，他排斥作者的个人情感和观点，甚至“尽可能让主题隐而不露”，不做“说教”，只做“解剖”。他分解事物，把它们一一呈送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自己去思索，去寻找答案。福楼拜曾说“艺术家应该做到使后代并不知道他曾存在过”，他要求作者“不要出现在作品中”。

1857 年 3 月，也就是《包法利夫人》问世那年，他在写给

尚比特夫人的信中说：“这是我的一个原则，不应当写自己。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，应该像上帝在他的创造物中一样，销声匿迹，而又万能；到处感觉到他，却看不见他。”一方面，他避免对人物做出个人的反应，不对人物作任何评论；另一方面，他用作者进入角色的方法，使他的心理刻画达到一定的深度。他写到爱玛和她的情人骑马出去散步时，说自己“既是男人，又是女人，既是情夫，又是情妇，既是马匹，又是树林，既是微风，又是枯叶”，就这样产生人物的思想和对话，用忘我和进入人物内心的方法做到纯客观。

因此，作者的万能并不是一种桎梏，福楼拜笔下的人物是自由的，他们自由地活动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，他们的思想、性格，他们的向往、追求为他们划出了发展的道路，决定了他们的下场。在决定人物的命运方面，作者是一点自由都没有的。当然，这种纯客观是很难做到的，就连福楼拜本人都难免违反自己的原则。《情感教育》中的弗雷德里克·莫罗就是作者本人的翻版，在讽刺资产阶级时，作者也往往忍不住要跳出来说一通，或者掺上自己的感情色彩。然而，这一观点对后代的创作影响很大，20世纪许多作家承认福楼拜的影响而不承认巴尔扎克的影响，原因就在于此。普鲁斯特就曾对他大加赞赏，称他“预告着现代小说的诞生”。

第四，形式崇拜。福楼拜认为美的创造才是艺术家的惟一使命，因为，“艺术的目标，首先是美”。所以，作家的创作活动是神圣的、崇高的。那么，作品的思想内容呢？他认为，既是作品，就有思想内容，这是谁都能看出来的，除非读者是傻瓜或者疯子，或者作品本身是假的。这使他不同于当时的唯美派。因为后者从根本上否认作品思想内容的存在价值。既是作品，就有思想内容，但不是每部作品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所以作者要注意艺术手法，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美。当然，“要做到美，必须从现实出发”。由此可见，福楼拜要求的是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完全合拍，这样的作品才拥有“永恒的价值”。“表达方法越切合

思想，用词越恰当，也就越美”，他甚至可以用几天时间去推敲一个词；而在这几天里，巴尔扎克则能写出一部小说了。

周国强，武汉大学外国文学教授、资深翻译家。2006年1月

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典 / 藏

Madame Bovary

第一卷

◆ ◆ ◆

董以在逝也。方喟慕不将不亟而忘，身如船而其重轻，所执
一尺一寸，其书摊铺展，摊铺而定则坚角，而飞全首而
立，卷其首尾，其出匣既知其口，管外虽一毫香于辨，举手出匣
，罗长而皇，取出及上，塑而奇其形，土尘生一缕，其无干涉
，毫端焯不至落也。向道公惑是，遂留送归，因呈省也，而烈
烈的鲜衣，即知其削肩削骨，丁矣念祖文，而画皆
醉墨，亦醉墨，醉墨大支，醉墨木，千磨万洗，醉墨如墨，土烟
。我们在上自修，校长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个新生，还未穿上
公立男子中学的校服。还有一个校工，扛着一张大课桌。打瞌睡的同学被惊醒了，一个个站了起来，做出正在用功被人吵
扰的样子。

校长朝我们挥挥手，让我们坐下，然后转身朝向班主任老师低声说：

“罗瑞先生，这个学生我就交给您了，让他上五年级^①的课，如果他的学习和品德都不错，再让他进高年级，按他的年
龄本来该上高年级才是。”

新生待在门背后的旮旯儿里叫人几乎看不到他的地方。这是个农村的孩子，年龄大概在 15 岁，个头比我们都高。他覆在前额上的头发剪得一溜齐，像乡下教堂唱诗班的童子，看样子老实听话，连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搁。他的肩并不宽，可身上那件黑纽扣绿呢子上装却仿佛被他的肩绷得紧紧的，活动不便，袖饰开衩处露出惯于风吹日晒的手腕，红红的。两根背带把他那条黄兮兮的裤子吊得很高，露出穿着蓝袜子的双脚。脚下蹬一双厚实的大皮鞋，鞋底钉着铁钉，鞋面却没有好好地
上油擦拭。

我们开始背诵课文。他竖起耳朵听着，全神贯注，就像听
神甫布道，不敢架起二郎腿，连胳膊肘都不敢支在课桌上。两

① 法国是倒着算的，五年级相当于初中一年级。

点钟，钟声打响的时候，老师还不得不提醒他，因为他不知道该和我们一起去排队。

我们有个习惯，在进教室的时候，把制帽往地上一扔，好腾出手来；帽子得在一进教室门的时候就抛出去，让它从凳子底下飞过，卷起一片尘土，拍打在墙壁上。这也算是派头吧。

然而，也许是因为他没留意是怎么做的，或者还不敢照葫芦画瓢，祷文都念完了，这位新同学还把帽子搁在他并拢的双膝上。那是顶混成柱式的帽子、水獭皮大盖帽和棉布便帽。七拼八凑的寒酸味儿，默不作声的丑陋相就像白痴的脸似的，显得深奥莫测。它用帽骨撑起，呈卵球状，加三道环形辫子花起边，然后是天鹅绒和兔皮的菱形方块交织成的图案，方块间用红条子隔开，然后是个袋子样的帽筒，顶着个多角形纸板帽盖，蒙上花样复杂的刺绣，从中垂下一根长长的饰绦，绦子显然太细，挂着个十字花金线球坠儿。帽子是新的，帽檐光闪闪。

“请站起来。”老师叫他。

他站起身，膝盖上的帽子掉了。全班笑了起来。

他弯下身子把它捡起来。邻座用胳膊肘一捅，帽子又掉了，他再次把它捡起来。

“把你的头盔放下来吧。”老师是个爱打趣的人。

学生们一阵哄笑，弄得那可怜的孩子慌了神，不知该把帽子捧在手上、扔在地上，还是戴在头上为好。他坐下，仍然把帽子搁在并拢的双膝上。

“请站起来，”老师又说，“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新生唧唧嚷嚷地说了个名字，根本就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。

“再说一遍！”

还是那唧唧嚷嚷含混不清的声音，被班上一片嘘声盖住了。

“大点儿声！”老师喊道，“大点儿声！”

于是新生下了誓死的决心，把口张得大大的，喊人似的大吼一声：“夏包华里！”

全班哗然，喧闹声陡然而起，越闹越凶，夹带着尖叫（他们嗷嗷地叫，汪汪地叫，跺着脚，重复说：“夏包华里！夏包华

里！”），接着，哄闹声变成稀落零星的叫嚷，好不容易平息下来；有时，它在某一排某一座位上死灰复燃，突兀冲出一声克制的窃笑，东响一下西响一下，仿佛漏炸的鞭炮。毒蛇鼠王然而，在暴雨般的作业重罚下，课堂次序渐渐恢复，老师让新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拼读，由他写在黑板上，这才弄清楚新生的名字叫夏尔·包法利，他当即命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的凳子上去。新生动了起来，然而在举步之前，他又犹豫了一下。

“你找什么呀？”老师问道。歌剧中的大堂和乐队席“我的帽……”新生胆怯地说，一边用不安的目光四下搜寻。“每人罚抄五百行诗！”一声怒吼，就像 Quos ego^①，止住了正要掀起的又一场风暴。“你们都给我安静点儿吧！”愤怒的老师一边从高筒帽里拿出手绢擦拭额头，一边接着说，“至于你，新同学，你给我抄二十遍拉丁动词 *ridiculus sum*^② 的变位。”

接着，他用比较温和的口吻说：

“唉！你那顶帽子呀，找得到的，没人要它！”书呆子教室里恢复了平静，大家都埋头做练习，新生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，整整两个小时。虽说时而有人用蘸水笔尖把小纸团弹到他脸上，溅得他一脸墨水，他也只是用手抹一抹，仍然低眉垂目，动都不动。

晚上，上自修课的时候，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，把文具一一摆开，小心翼翼地在纸上画线。我们看到他作业做得很用心，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，费了很大的劲儿。无疑，正是凭着这股子毅力，他才没有降级。因为，如果说他还能勉强掌握文法规则，那么他的遣词造句却不大漂亮。他的拉丁文启蒙老师是村里的神甫，他父母图省钱，不到万不得已还不想送他进中学呢。

① Quos ego：意为“我要”，是希腊传说中的海神制止风暴的咒语。见维吉尔的史诗《埃涅阿斯记》（约公元前30—前19）卷一第135行。

② 拉丁语：*ridiculus*，意为“滑稽可笑的”，*sum* 是系词“是”。

他父亲夏尔—德尼—巴托洛梅·包法利先生原先是助理军医。1812年前后，在几桩征兵案中受了牵连，此后被迫离任。他仪表堂堂，人才出众，凭这天赋的有利条件，赢得了一位帽商千金的爱情，轻松地得到了6万法郎的陪嫁。此人本来长得就帅，鬓发连着上髭，又爱说大话，马刺踩得铮铮响，手上总戴着几个戒指，衣着的色彩鲜艳夺目，使他看上去赳赳豪勇，而且还像个推销员，见面就熟。

结婚后，他靠妻室的财产过了两三年舒服日子，吃得好，起得晚，用细瓷大烟斗抽烟，晚上看完戏后才回家，还经常出入咖啡馆。老岳父归天，没留下什么财产，他为此恼火，便投身制造业，结果亏了本，于是退隐乡里，希望人尽其才。然而，他像不懂织布一样不懂农务，那几匹马被他用来骑坐而不是用作耕耘，酿造的苹果酒一瓶瓶被他喝掉而不是拿去卖掉，豢养的家禽挑最肥的宰了自己吃，还用猪油擦他打猎穿的皮靴。没多久他便发现自己侥幸发财的念头最好还是作罢。

他只好以每年200法郎的租金，在科州和庇卡底交界的一个村庄里，租下一处半佃庄半住房的宅院。他郁郁寡欢，抱恨终日，怨天尤人，杜门谢客。才45岁，他就已经声称厌倦人事，决心太太平平过日子。

他妻子先曾对他一片痴情，什么都由着他的性子来，结果却使他更不把她当一回事儿。她过去生性活泼，感情外露，十分爱他。现在，随着年岁增长，就像走了气的酒变成醋一样变得酸不拉叽的，难以伺候，吵吵嚷嚷，神经过敏。那么多的苦，最初她都忍下来了，看到他拈花惹草，尽跟村里的那些骚婆娘鬼混，晚上醉醺醺地被人送回来，一身酒气，她不曾抱怨。后来她的自尊心受不了了，便沉默下来，默默地忍气吞声，直至去世。她四处奔波，忙于各种事务，一辈子不曾间断。她记住欠款到期的日子，还得找诉讼代理人，找院长，求得允准，延期偿付款项。回到家里她还得浆浆洗洗，缝缝补补，监督工人，开发工资。而先生则无忧无虑，无所用心，整天浑浑噩噩，仿佛赌什么气，坐在火炉边抽烟，往灰烬里吐痰，一时清醒，便对

她说些极伤人心的话。

孩子生下来后，也只好把他送到奶奶家喂养。小男孩回家来，自然被疼爱得像王子王孙似的。当妈的用果酱喂他，当爸的便让他光着脚丫满地跑，还像个哲学家似的说，尽可让他光着身子，像那些小猫小狗好养。与母亲的意向背道而驰，他心里有某种男性的理想，他要按照这种理想培养儿子，让儿子在斯巴达式的磨砺中成长，使他具有强健的体魄。他让儿子在不生炉火的房里睡觉，教他大口大口地喝朗姆酒和辱骂教会的仪式行列。然而，孩子天性平和，让他辛辛苦苦地白费了一番心思。

他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，给他剪纸片儿，讲故事。虽说是母子俩说话，其实就听到她一个人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没了，充满了让人伤心的乐趣和絮絮的温情。在她孤寂的岁月里，她把早已支离破碎的浮华梦便寄托在这个儿子的身上。她梦想孩子身居高位，仿佛看到他已经长大，又英俊又聪明，在桥梁公路或行政司法部门供职。她教他认字，甚至用她那架钢琴伴奏，教他两三段浪漫曲。然而并不怎么把文字功底放在心上的包法利先生却总说这么做何苦！他们哪有钱送他上公立学校，给他买个一官半职，或给他当做生意的老本啊？再说，男儿只要有胆识，何愁不能在世上立足。包法利夫人咬着嘴唇不予答理，孩子便整日在村里东游西荡。

他跟在耕耘的农夫后面，扔土疙瘩赶得乌鸦噗噗飞起。他沿着沟渠采桑葚吃，手执长竿子看管火鸡，翻晒打下的粮食，到村子里去奔跑，下雨的日子便在教堂门廊下玩造房子的游戏，而遇上重大节日便央求教堂执事让他撞钟，他好乘机把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粗的钟绳上在空中摆荡，感到自己仿佛飞了起来。

就这样他像一棵橡树茁壮成长，他长了一双粗壮的手，肤色健康。

12岁，他母亲终于得以让他开始学习。本堂神甫受托为他启蒙，可是上课时间那么短促，有一搭没一搭，所学内容